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成公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按婦人謂嫁曰歸易曰歸妹詩曰于歸禮父毋在則有歸寧之禮未聞既嫁而復歸者故曰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蓋終身無可歸之義矣借曰無子則有繼嗣之禮在焉庶人且然况諸侯乎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庶妾且然况嫡

夫人乎時至春秋閨門之教衰夫婦之倫斁于是有以失身被出而歸如齊子叔姬郯伯姬者有以無子寵衰不安其身而歸如杞叔姬者矣叔姬婦人不闕[illegible]己亥公縱其歸而不禁魯成公受其歸而不辭[illegible]書卒爲杞也逆爲我也則曷不慎之于始而[illegible]歸乎乃知春秋書歸書卒書逆蓋交責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按招携懷遠徵會主盟非信不孚晉之不能統

一中夏非特汶陽反復之故也受林父奔則容姦矣欒書侵蔡則陵弱矣諸侯皆貳不亦宜乎衛方善晉致衎爲地主然信不由衷雖交質子無益況盟乎于是會鄭皆有叛意而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然無息肩之期矣書同盟譏之也卒之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文伯業不漸滅盡哉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按伯姬宣公女是爲宋共姬杜氏曰宋不使卿

逆非禮也夫宋重伯姬之賢納幣且命卿況逆耶必以卿往逆爲常禮故但舉重書歸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按杜氏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胡康侯乃云伯姬賢行著于家故特厚其嫁遣審是則賢非伯姬將略其致女之禮矣不將自賤其女耶

晉人來媵

按同姓媵女不論賢否是何從期也何氏云婦人侈于妬下伯姬至賢爲三國爭媵夫三月之

內未成婦道何便見其不妬況從嫁之謂媵既嫁而來則媵者與受媵者皆非禮矣故書以志失禮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子環嗣是爲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鄭本姬姓同盟之國豈忍背華即夷特其地適居夷夏要衝楚所亟圖而晉又無禮義忠信以爲之固結則犧牲玉帛以待來者不得已之心也方蒲之口血未乾楚之重賂已至鄭亦柰

之何哉然會猶未幾旋即如晉其情亦可諒矣乃反蒙執辱既伐其國又殺其行人是盡情刻處絕彼東向之心矣故楚一求成鄭即甘心北楚以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役無寧歲諰諰然以失鄭為憂尚誰咎哉故稱人稱執稱伐直書以著晉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季氏私考曰楚自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特遣貴卿越淮泗而沂沂以伐莒且是

時晉方執鄭伯以伐鄭乃不之救而長驅東向以攻所不急此其策果安出乎蓋為備吳之計也吳自七年伐郯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國已皆震驚楚人懼吳連合郯兵以出淮泗則自汝以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鄭北以爭諸侯蓋鄭之所畏者莫如莒莒潰入鄆則足以制郯而吳人不敢挾郯南下矣此楚人伐莒之計也

秦人白狄伐晉

按白狄界秦晉之間與鄭界華夷之交其勢一

也晉執鄭伯則鄭棄晉而終事楚矣狄見諸侯
携二則與秦人伐晉矣晉之威靈氣焰日見侵
削固不足道而中夏之勢日入于夷狄而不可
復返且柰何哉

鄭人圍許

按春秋凡國君見執未有不書其歸者獨鄭伯
不書豈以來朝就執晉景亦不自安而遂釋歸
故一事不再書耶鄭嘗伐許以諂晉今反受晉
拘辱故爲黠驁驕横之態示終不服晉以自解
于許稱人者著其裬怒陵小之罪也左氏示不

慂君及立孺之說不惟見申叔子班謀國之誤並春秋于立君大事而有不書者乎其不足信明矣

城中城

按中城杜元凱以爲魯邑在東海廩丘薛季宣以爲在郛之內宮之外爲限蓋魯隣于莒莒以無備爲楚所潰而入鄆鄆即文十二年行父所城者也實有剝牀之危焉故城以備楚非懲莒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按黑背衛穆公之子定公之弟公孫剽之父也晉怒鄭伯歸國不遣人納款致謝而陵虐小國驕橫自恣故命背伐之夫納林父之奔既已爲定公樹怨今又以兵權付其弟是使林父生心而私相結納矣卒之術逐而剽篡有由然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按郊天子之禮故有常期然禮亦有天子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云者即周禮前期十日卜日之事非卜郊也魯郊非分故雖牲成而猶假卜以聽于神但正月至三月乃郊之時故

三卜禮也四月五月皆非時矣曾不知僭禮之
爲非必欲用郊故至于五卜然褻天而天譴之
矣穀梁子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傳載子班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欒
武子勸晉侯伐鄭歸君以求成夫立新歸舊事
非細故經何不書且云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
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是晉景未亡而先立
君春秋又從而書曰晉侯有是理乎乃知此傳
之妄而所謂伐鄭者信謂鄭伯之歸而不服無

疑矣

齊人來媵

按諸侯一娶九女晉衛已備其數齊本異姓而亦來媵叛禮已甚況宣公與逐嫡毋終不歸養齊頃受賂而不加討已犯天下之大不韙而靈公又媵其女何哉故經備書之以見來媵者與受媵者之皆失也

丙午晉侯獳卒

子州蒲立是爲厲公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季氏私考曰晉之留公乃善意也自晉反汶陽之田於齊其心不能無歉於魯而魯人事晉不改於初厲公新立鋭志報秦而孫林父獻謀又將圖狄欲合諸侯非魯不可故久留示好以致殷勤通情欵而服貳闢遠之謀亦密以爲託矣故公旣歸而郤犨即來報聘其意豈有不善哉然以國君而不能自立爲人役而不知所恥止之送葬則欣然獨留雖諸侯事天子未有是禮也有羞惡之心者豈能自安哉故晉景公不書葬諱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按成公適晉至是九月矣無論久留送葬忍恥受辱而輕棄國家延遊忘返君人者當如是乎故至者譏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按犨郤克之從兄弟也晉厲公初立有志合諸侯籍望國以為重而成公久留于晉有欵洽之情焉故歸而即遣聘也盟者兩相欲之辭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犨之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按鞌之戰魯實爲主而袁婁甯盟汶田即取齊之恨魯亦甚深矣今齊與同盟田亦歸復則齊晉之好可知魯恐其修舊怨故有僑如之行左傳所謂修前好是已或謂魯欲弍晉或謂親齊媚晉皆非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載周公與伯輿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夫政出一人豈容私競復由王命何可再奸伯輿之曲直固無實證而周

公之罪自大矣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苟離其位皆出也公羊云王者無外穀梁云周有入無出泥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按瑣澤之會經書魯衛晉三國之君傳云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于宋西門之外絶不相合瑣澤亦無傳可據獨公羊氏作爲沙澤疑是沙鹿間近水之地與狄相連而入秦所經之路也晉厲公初立銳志報秦以狄魯與秦伐晉恐師旅西向狄躡其後因先爲此

蓋以審其險阻窺其虛實以預後事之備歟
秋晉有交剛之役明年春乞師于魯夏即會諸
國伐秦乃知瑣澤之會專爲報秦而設明矣若
果晉楚合成關係匪細豈有不告諸侯之理經
亦何爲不書其事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按交剛狄地在瑣澤之北既會瑣澤遂誘狄師
而敗之蓋晉將伐秦以報復恐師臨秦地狄與
秦相爲掎角以制我故先敗之以奪其氣耳左
氏謂狄侵晉晉敗之豈窮追而入其地耶誤矣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按晉欲伐秦所徵諸侯之師必不止一國且魯事晉惟謹而獨卑辭以求之者何哉蓋晉之伐秦志在必勝而師徒繁與徵索不少是時諸侯以定王喪葬不赴簡王即位未朝將期有事于京師晉侯欲乘此時假托王命合中夏以伐秦而魯爲望國故先約會使多整師旅至京會同以作諸侯之倡則其所望于魯者甚切故曰乞觀夏書公自京師遂會云云可見矣

三月公如京師

按王者以京師爲室則諸侯如京師必朝王春秋之法見必以日如僖公朝于王所言日是也此言如而不言朝者何蓋成公初意亦必有事于朝自郤錡乞師之約乃以從晉伐秦爲重當至京師則與晉厲與羣侯俱在遂整師偕行不入王城耳故不言朝而公之罪著矣季氏私考謂天子辭朝非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按是時與晉爭伯者惟楚而已秦雖漸盛猶未

敢偪我諸夏也晉厲初立謂宜修文公之業懲襄公之誤捐怨修好藉秦以擯楚則楚人憑陵之勢尚可撲滅迺號召諸侯避楚伐秦是以一晉中衰之力而敵兩虎狼之強國也必無幸矣伯業之終不振也宜哉

曹伯盧卒于師

庶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劉氏曰諸侯死于行則記其所例自如此非閔之而書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也

歸葬曹宣公

按左傳載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夫負芻篡立威勢虐虐國人不畏而從子臧威刼不如德感信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即渠丘公季佗也子密州嗣是爲黎比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按林父衛之罪臣也晉景納之巳爲不義厲公初立宜修好與國正其君臣之分以蓋前愆乃又强而歸之卒致逐衎立剽衛國大亂是誰之

咎哉故書曰自晉著其罪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按此女乃齊姜也成公卽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親逆之非禮也季氏私考謂此逆成公夫人穆姜後僑如欲去季孟而取其室處又云搆于君毋豈不自相矛盾哉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按是時鄭伯從晉伐秦歸遂移師以伐許然楚往年不救許猶以鄭亦在楚且欲藉鄭爲入華

向道今已背楚卽晉而亦不救者以備吳爲急
也是以明年六月始伐之公子喜字子罕穆公
之子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按僑如舍族一事再見省文耳非尊夫人也禮
諸侯雖不得越境親逆然或逆于境上或逆于
所館禮之正也僑如以卿往逆未爲失禮至不
待君迎而卬〻至國則專權悖禮甚矣穀梁子
曰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子衎嗣是爲獻公

秦伯卒

其子嗣是爲景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按衛定公識林父之姦而逐之亦非無能爲者然林父既復大姦在側立嗣之際可不愼乎夫人知衎之敗國而定公不知立爲太子卒被逐出奔則林父之所以得逞其姦以報定公者皆公之自貽其戚也葬不失期幸矣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啖氏曰時有叔肸子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别之
季氏私考曰胡康侯以爲嬰齊者公子遂之子
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
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夫以弟紹兄
可嗣其官而不可亂其世嬰齊若果仲遂之子
於法當稱公孫至其子始可受氏今以公孫受
氏而繼其兄則世次亂矣雖春秋時必無此例
公羊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豈可以語兄弟哉
然歸父字子家而其孫以王父字爲子家氏本
非無後者也公羊亦何所據而爲此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按晉厲公無故興師會諸侯伐秦左傳云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書者以晉師無名諸侯遠從不義無罪而勝之不武是以聖人削而不書則當時諸侯之懈體從可知矣故復合諸侯而盟于戚且戚者孫氏之邑也林父去年歸衛晉卽就戚而盟其君則晉厲之親林父而蔑視衛侯又可知矣以是爲盟主何以服諸侯之心哉故齊靈此時頗無恙而獨遣其大夫來耳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按左傳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則曹之罪宜討然諸侯請討而晉厲以役之勞欲俟他年則已成其爲君矣今日何以執之哉且當執則不宜與盟既盟則不宜復執竊意晉侯本無意于執者必負芻剛愎之人晏然自以爲當立不肯謙讓盡禮于是晉侯假公濟私執以歸于京師自附于文公執衛侯之事耳書法先盟後執聖人之意不深切著明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子成嗣是爲平公

楚子伐鄭

按鄭旣從晉伐秦又同盟于戚則向華之志堅矣故楚伐之左傳載子囊新與晉盟之說非也十二年傳云晉郤至如楚聘楚子罷如晉聘而經不書從何而盟傳又云楚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則鄭可謂有功于中夏矣又何以不書凡此皆左氏之誤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卽葬必共姬以嗣子幼弱羣臣交爭恐有
他變而急于襄事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
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按左氏云蕩澤殺公子肥華元自以右師不能
治官奔晉以辭寵季氏私考謂蕩山魚石乘嗣
君之幼共謀逐元皆非也夫宋昭公時桓族自
恃君黨謀逐羣公子是時華元尚未爲右師且
能致羣族作亂斥逐蕩氏使無所容今元以右
師當國操縱在手蕩澤擅殺子肥罪在不赦豈

難據法正罪乃逡巡退縮而出奔哉此正元之深于謀慮也蓋方是時平公幼弱六官皆桓族聲勢相倚牢不可動而晉厲暴戾恣睢以伯主自任儻一輕舉事則山石必搆晉爲難反受魚爛故佯爲自咎奔晉以告亂則晉必直元而爲之誅主矣晉無阻撓足爲援倚遂遄歸討罪誅蕩澤以國法則桓族雖强莫可誰何于是魚石懼以同族黨惡罹禍自不能安其位矣左氏乃謂魚石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蕩澤而許之則身已處無過之地何嫌何慮而出奔哉且奔于仇

國則已懷報復之心而彭城入亂胚胎于此矣

蕩山不去其官非未滅也見其爲司馬握兵權

而去之若振槁著華元之奸雄善謀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按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壽夢時吴楚以此爲界

杜佑所謂互爲吴楚邊邑是也吴自伐郯入州

來之後勢日猖獗中國已甚畏之但晉以荆楚

憑陵無可撲滅計獨援吴以制楚庶可緩其北

爭之勢故使諸國大夫先自會集而後同往會

吳子于鍾離是兩會也蓋吳本姬姓之國又挾制楚之權蓋亦鄭重之意耳胡康侯云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失聖人之旨矣或云不以夷狄會中國故自相爲會然後會之則二年公會與齊盟楚人于蜀獨無華夷之辨哉

許遷于葉

按葉在楚方城北乃許南界之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爲許居楚地非也夫許自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凡四遷皆避鄭也而卒滅于鄭豈鄭莊公得許而

不能有終以爲恨故其子孫終滅之耶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高閌氏曰雨着木而成氷王葆氏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草木者也今乃封着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季氏私考曰此滕子左氏以爲文公然孟子時亦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謚雖當時謚法已廢孫謚與祖同者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別如晉文侯謚文而重耳亦謚文公是以公別於侯也

魯齊姜謚齊而歸氏亦謚齊歸是以歸別於姜也今縢有二文公則其後世子孫將何以別稱謂乎左氏所傳必有誤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按鄭服晉五年楚既不能無憾近又偪許遷葉是離楚黨也鄭之疑懼滋深矣宋爲中國要樞楚所欲得況魚石在楚必爲楚謀宋故子罕乘隙侵之陰中楚欲以圖自解耳自是楚與鄭密以擾中國無有寧歲則鄭之狡于親楚也豈爲返魚石計耶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按尹子王之卿士自此以後厲公凡三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爲重以脅諸侯耳但鄭倚楚抗晉其王傷目而遁則鄭已知創何不修文告以來之而必連兵肆伐哉此則晉厲之驕志也

曹伯歸自京師

按曹負芻拘留京師二載是時晉侯方伐鄭而曹伯得歸必周以受賂釋之耳李氏曰衛侯之歸與曹伯一也而曹伯獨書歸自京師者釋衛

三字 責晉釋曹王于責王室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按行父歷事兩君專執國政宣成事晉惟謹皆行父之謀也晉豈不知但僑如欲逐季孟以逞驕淫之志行躪而深譖之耳苕丘晉邑舍置也謂拘留之使未得歸恐其歸而果叛入于齊楚且示不逐之逐以讐伯宗之賂也既侮其君又執其臣于此見晉厲公重賂容姦蔑宗亂紀之罪矣故稱人以貶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按自聲伯請于晉則僑如情狀已白而行父舍後亦將寬釋與公偕歸故僑如自知無所逃罪遂乘公未至而即奔齊自此不復經見蓋終于齊而不返矣于是魯人立其弟豹以爲叔孫後是爲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按僑如既奔則情狀已明季孫可以即歸猶幾兩月而後至扈何留滯也蓋僑如之譖入之已深恐眞欲背晉事齊楚故遣郤犨伴行窺視情實至于盟則犨之疑已釋矣然目及是行父乞

盟以取信于雠也

公至自會

按主不得見臣被執辱可謂危矣故以會至幸之也

乙酉刺公子偃

按公子偃宣公之子成公之弟也未必僑如之黨但穆姜之言曰是皆君也似有廢立之意則成公行父皆蚚之矣故歸而即刺之先刺後名不言其事見偃爲無罪而成公之忍戕同氣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會孫是爲懿子此晉欲伐鄭而使衛
先侵之左氏救晉之說非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
按晉厲公欲攘楚希伯當先以尊王之義倡率
諸侯則師出有名氣自百倍乃自即位以來曾
無朝聘往來徒欲假空名以號召諸夏故前年
會尹子伐鄭無功今又會兩卿及五國之師往
伐及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而諸侯即還矣誰肯
同心戮力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按柯陵鄭西地上言伐鄭此言同盟蒙上之詞也蓋因鄭不服故復盟以固結人心冀圖後舉然晉厲驕盈無信雖盟何益哉況以天子大夫而亦與盟非禮甚矣此春秋所深譏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按高國旣去崔氏則事權已自已出然慶克崔氏之黨也而使得私通宮禁蒙衣乘輦是誰之過與及聲孟譖高無咎鮑牽武子又不加察而

明牽逐咎反縱淫人之志此國佐卒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以釀成弒逆之禍哉

九月辛丑用郊

按天子郊有常期無事于卜魯郊非分即當其時猶不可不卜今九月非郊之時也不卜日不卜牲而漫然舉之非禮甚矣書曰九月辛丑用郊所以著成公逆禮褻天之罪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按晉自十六年秋至此三伐鄭尹子單子無不

與焉則役使王臣如在掌握矣魯成自沙隨不見之後亦唯唯聽命而猶言乞師者何蓋魯之兵賦盡屬三桓三桓六卿權姦自相黨護其來乞者亦乞之于三桓也則行父郤犨盟扈之時必私相結誓矣故晉但知魯有三家不知魯有公室周有天王則公與王臣雖在會晉亦願指氣使之耳此春秋所深惡者也嚳首之子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按左傳載是年諸侯兩從晉厲伐鄭皆遇楚師而返蓋晉自鄢陵勝後上下驕矜辱魯君相如

戠嬰兒則諸侯誰不懈體宜其望見楚氛而解散恐後耳一年之中再書會至譏魯之樂爲人役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脤魯地黄震氏曰從公伐鄭還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子牼嗣是爲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季氏私考曰郤錡郤克之子郤犨之從姪而郤

雠則郤至之伯父也欒郤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郤氏一族三卿尤爲强盛不惟胥童惡之雖欒氏素爲黨者亦忌之矣況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讒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謗言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命以攻郤氏蓋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郤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戈殺三郤則是國人亂殺之辭非稱國以殺之意矣

楚人滅舒庸

楚敗鄢陵之後舒庸有異志于吳故楚滅之以振威于與國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按胥童旣致三郤于死又欲併害書偃于是書偃以私怨執國法殺之故以國書然發倖惑主一朝而尸三卿罪難末減何以不去其大夫蓋因厲公之弒而重書偃之罪也殺胥童者弒州蒲之漸也不殺胥童恐爲厲公耳目而先爲難也故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偃之逆發倖習知之矣且郤至之死實自欒書覲行

子茷之閒搆孫周之見羅識文致使無可逃避
又安得以誅三郤之罪盡歸胥童不與分惡而
獨殺之耶故不去其大夫深罪書偃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按左氏載欒書中行偃執公于匠麗氏使程滑
殺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則賊爲書偃明矣
乃以國稱何哉此仍于舊史之誤耳蓋是時書
偃專國晉人畏懼不敢明言其賊以訛傳訛魯
史遂溷以國稱聖人以事繫他國不及詳究亦
仍其舊文而已若有董狐之筆則趙盾以不越

境書弒聖人豈爲末減哉鄭氏云國無道則大臣稱名卑者稱人是以弒君爲國法也張洽氏云分其惡于衆是爲賊末減也至臨川吳氏謂書偃將以匡晉國未有弒君之心尤爲悖謬康侯謂厲公可廢不可弒稍似近理然書偃有伊尹之志者乎是皆不明于春秋之旨者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按左傳云齊爲慶氏之難故靈公使華元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夫慶克通于聲孟武子殺之雖曰棄命專殺不能無罪實爲靈公正法也

乃反殺佐爲慶克復讐何以爲君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大夫明其無罪也然蒙衣乘輦之姦寔自鮑牽發覺而處守索客亦兩人職守乃一聞聲孟之訴遂刖牽逐咎則國法何在自是慶封慶佐復進卒不自保其身又誰怨哉

公如晉

朝悼公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按傳稱楚納魚石而經書復入者何蓋納者雖

强其所不容然憑藉歸國猶是順辭至于入則
乘勢逞强直據之而已此魚石奔楚之心也故
伐宋乃鄭楚本謀不緣魚石然得彭城之入益
足以助憑陵蹂躪之威入邑原魚石素志特難
遽動惟乘楚鄭之伐遂得以逞跳梁跋扈之兇
勢雖相援事非一體故稱伐稱入亦分爲兩據
左氏稱納則專罪楚鄭末減魚石季氏私考謂
石據邑要君止求復位故不書叛豈通論哉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按士匄晉卿爕之子也是爲范宣子于公朝始至

報聘卽來晉悼之下諸侯可謂肅矣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李廉氏曰成公自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來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圖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爲安肆意于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者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

按穀梁子云路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

以齊終也然成公柔懦之才謹于事大而疎于防禁者觀僑如欲逐季孟致有沙隨之辱可見矣向非仲孫蔑居守于内子叔聲伯營救于外則僑如不以罪廢而魯政盡移將何所稅駕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按宋爲中國要樞楚所必欲爭者今彭城有魚石則無以躡其後故一年之中侵伐者再楚人之陵暴極矣非晉悼之任賢圖治伯業一新則中國將誰恃哉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按士魴晉卿士會之子士燮之弟也左傳載華元告急于晉晉侯師于魚台以救宋遇楚于靡角楚師遂還而士魴又來乞師可見晉悼之急于恤隣而慎于師旅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按是時成公之喪在殯嗣君未立蔑以大夫會盟諸侯似爲非禮但晉悼初立救災恤隣親魯以圖復霸蔑以賢大夫輔翼伯主故乗喪盟會而不以爲嫌諸侯盟大夫而不以爲屈故觀虛

杅之會而晉悼之厲精獻子之識體兩見之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襄公上

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成公之妾也夫人齊歸始至不見于經娶在先君之世故耳在位三十有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季氏私考曰魚石不書殺不書放不書以歸則何所終乎宋有華元在焉則魚石必無生全之理然魚氏自是無一人任職者必其宗已亡如崔杼之自縊耳宋以華元專恣之故致亡魚氏一族亦不能掩其失政之咎矣

按晉悼初政勵精韓厥當國善謀重以楚黨逆臣爲惡故冬會虛朾春圍彭城而魯襄甫卽位仲孫蔑卽稱師助義可不謂賢大夫哉中夏積衰之勢實賴此復振矣五國稱人者小國一卿其大夫多不備命以微者攝行故不登名于史

策耳書圍宋彭城者著魚石跋扈專據之罪也
胡康侯謂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
已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鄫
王氏經世曰晉悼公旣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
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使韓厥
將偏師而東諸侯次于鄫以爲之援楚兵不出
則韓厥足以當鄭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撓
楚此皆放於義合於節制而不輕用也悼公獻

子之賢著矣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自鄭以鄫之師侵楚並與經不合鄫鄭地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按公子壬夫字子辛侵宋者攻其所必救楚之敝鄭亦云善謀然五國之師既次于鄫則以逸待勞足絶楚人衝突之路子辛亦何能爲哉故但侵掠而去耳

九月辛酉天王崩

子泄心嗣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按晉悼公方與伯圖屈己交隣屬意于魯尤切故遣荀罃來聘若衛魯交際久疎何以先晉聘且特遣公孫剽耶蓋孫林父德晉自歸國後毎偵晉之動靜以相結納此必察知將使荀罃聘魯遂使剽先期而至焉蓋剽者黑背之子定公之姪也林父怨定公逐已包藏禍心素欲不逞于獻公當黑背承晉命伐鄭之時林父必已交懽後竟賴之歸國故使剽來聘將以通剽于望

國以及伯主而逐獻立剽之謀胚胎于此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按天子七月而葬今五月而葬何速也意是時晉悼初立勵精圖伯恐後師旅頻興會盟鞅掌或至失于送葬秉此閒暇之時先期致禮故周之卿大夫遂輔靈王襄事以見伯主之勤于王事耳黄震氏云送葬之禮薄故速葬豈悼公之爲君韓厥仲孫蔑之爲臣哉

鄭師伐宋

按此報彭城之役也夫鄭本姬姓宗盟其背華

卽夷牢不可解已爲周室罪人矣況宋魚石恃楚強援據邑以叛此亂臣之尤王法之所不赦者晉悼公帥諸侯圍其邑以取之乃伸天討正名分以舒華夏之氣而鄭成奉楚令以伐宋罪大惡極與交質中肩者何異哉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季氏私考曰齊姜宣公夫人先儒以爲成公夫人非也何以見之蓋齊姜薨在是年定姒薨在四年定姒乃襄公母而宣公之妾也必嫡夫人薨後始可推尊而成之爲夫人蓋凡春秋中推

魯妾毋如成風敬嬴者在嫡夫人已薨之後者也故定公之嫡夫人尚在而哀公之妾毋奴氏不得稱夫人今齊姜之薨在前則知爲宣公嫡夫人矣若舊說以穆姜爲宣公夫人則其薨後於定姒五年不應定姒先以夫人禮卒葬既以夫人禮卒葬則亦可以先嫡而祔廟乎是時仲孫蔑當國必不至悖禮如此之甚公羊傳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蓋已有疑於此矣辨在葬齊姜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按子髡頑嗣是爲僖公鄭成公疾華子駟請息肩于晉猶感楚共傷目之故而不忍携貳則其背華即夷之志終身不變其得罪于中國大矣故不書葬者諸侯輕之弗會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趙鵬飛氏曰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于左袵而不返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

按王者制馭夷狄之道在德不在險春秋之世列國分競盟會兵戈無有寧日所恃者惟力而已晉悼公圖伯信義未孚諸侯未一即兵力亦少減于文襄之世故仲孫蔑建城虎牢之策蓋欲據險以偪鄭而威楚也然當是時中國惟齊最大尚未與晉相合而滕薛諸小國因懈散不與盟會此知武子所以欲請于齊與夫戚本孫氏之邑知武子主盟林父與焉而即會于其地見晉之親林父而驕其志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按世本俱以穆姜爲宣公夫人齊姜爲成公夫人定姒爲妾生襄公蓋自三傳以及諸家無有異同獨季氏私考以齊姜爲宣公夫人定姒爲宣公妾穆姜爲成公夫人蓋以定姒薨于襄四年穆姜薨于襄九年則定姒不得于穆姜生存之日稱夫人而齊姜薨于襄二年遂附會爲宣公夫人以爲定姒稱夫人公案耳但孔子以丘明所恥自附則其生當在孔子之前其聞當世行事之跡較孔子爲近豈傳所稱述皆游辭無

實之事耶況僑如譖逐季孟私考已云構于君毋則明以穆姜爲成公之毋矣乃又以齊姜爲宣公夫人不亦自相矛盾耶夫成襄父子相繼當時臣民共知共見故史官亦據實書即位以詔來世豈其以及作生誤謂襄公爲成公之子而左氏及諸家遂因訛傳訛至今耶必不然矣故齊姜斷是成公夫人而薨又在前定姒爲成公妾而薨又在後一以嫡毋稱夫人一以君毋稱夫人情義各當有何可疑安得以成風敬嬴薨在嫡毋之後稱夫人者而懸斷齊姜爲宣公

之嫡耶孔子修春秋于定哀之年世代既遠稱
謂久安毋以子貴情理攸當而欲强貶削于其
間聖人必不爲也况定姒實繫成公之妾與穆
姜何嫌何疑而妄生異論哉至于定姒之生襄
公當必在齊姜未娶之先如成風生僖公在哀
姜未娶之前者故其年已長可勝會盟之事若
據左氏所稱會沙隨之歲始生及史記成公卒
時纔三歲之說則是以襁褓之子歲會盟于千
里之外即仲孫蔑聲伯輩爲社稷計鑒慶父仲
遂之陰謀隱禍欲令幼主出見諸侯以一觀聽

以杜覬覦亦不當若是輕率也故據私考之說則是穆姜定姒姑媳之分成公襄公昭穆之次一朝紊亂不惟駭當世耳目而先靈在九原之下者寧能自安乎愚求其說而不得遂不揣固陋妄為之辨以質諸高明者

叔孫豹如宋

按魯宋本姻國宋以魚石之亂連年被兵魯襄公初立未及專問故特使豹往豹得臣之子僑如以讒敗奔齊叔孫氏少沮今行父老而在告仲孫蔑當國以豹賢而使之自是漸進用矣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王氏輯傳曰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爲制邑巖險聞于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故晉帥諸侯取而城之以扼其要害虎牢城而鄭服鄭服而楚失其所以爭强於上國而諸夏息肩故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爲天下之計而城之故不繫之鄭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爲宋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城爲宋也故可曰宋彭城若虎牢方爲伐鄭不服而城其巖邑以制之又豈可

曰城鄭虎牢耶諸儒不知此義或謂以霸王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得私或謂鄭叛華即夷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奪故不曰鄭虎牢者削之於鄭也此皆非也

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地險山川丘陵也鄭自平王東遷武公入爲卿士王賜之虎牢則自是鄭之分土鄭爲楚侵中國之門戶虎牢爲鄭守國之要津若鄭能申畫而愼守之是扼中國之吭而拊其背楚之蹊隧上國誰能禦之今鄭但知從楚而不知據虎牢以自固此天之所

以資中國也仲孫蔑有見于是故建此謀雖非
固國之根本豈非權宜之要策乎當秋會戚之
時惟恐齊不預盟今齊與而滕薛小邾俱至矣
故曰遂城見事勢不可緩而仲孫蔑之畧于謀
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按公子申楚司馬也楚兵連年不得志于宋而
諸侯又城虎牢以制之無所歸咎故殺其用事
之臣然左傳載其多受小國之賂或誅以他事
亦未可知但不去其官恐其罪亦不至于殺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按吳雖姬姓之國其風聲習俗實與中原不同而其威力强勁中國畏之則猶楚也但是時荆楚憑陵方恣故與吳會鍾離借其力以脅制楚在吳方圖弱楚以獨制中夏爲晉有內附之心哉故楚亦惟吳自畏子重帥師伐吳欲與吳爭伯豈非輕舉也說者乃謂吳楚俱夷國楚不與通好連和反毆吳以附中國爲失策誤矣趙鵬飛曰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諒哉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按傳謂襄公生于會沙隨之歲即位時纔四歲計此時甫七歲焉能遠會晉而任盟約之事乎其妄可知矣長樗近城之地晉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已故出盟于外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按前年城虎牢鄭人請成今合諸侯而鄭列于會則仲孫蔑之謀得矣故書同盟以鄭服也鄭服則楚南向之路塞春秋之所與也然桓文之盛未嘗王臣同盟以悼公之賢而亦為此蹟厲公之弊耳況此會專欲援吳以威楚而左氏載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則其輕視中國之心不已萌蘖于此乎晉魯諸國何可無思患預防之計也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殆是之謂矣雞澤衛地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

按陳自從楚盟于辰陵至是二十有八年令鄭已同盟鷄澤則不能安杌矣然念背華已久恐晉加罪故先遣袁僑如會以嘗之悼公方欲招携懷遠故畧其已往之罪使諸國大夫與僑盟則晉不屈巳僑不抗君可以安反側之心可以廣招來之義此正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大夫不得專盟豈非拘攣之見乎袁僑濤塗之孫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掎陳許皆近楚小國向以中國無伯不得已脅從于楚今陳既遣袁僑如會預盟晉但當以德義懷柔使陳鄭樂附則許自望風來歸何必以重兵侵伐哉況許素畏鄭虐遷葉隣楚勢不得背楚郎晉今又伐之是反益堅其服楚之心耳卒之許終不服陳亦離心何足怪哉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子弱嗣是爲哀公

秋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此襄公毋定姒也

葬陳成公

趙鵬飛氏曰陳成歸而卒于中夏諸侯會葬之

賢于鄭成遠矣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按定謚姒姓成公妾也嫡夫人齊姜卒葬在二

年故定姒亦得以夫人禮卒葬耳然薨纔二十

三日而葬者孟獻子以吳楚方熾晉悼圖伯會

盟師旅與發不時恐事出倉惶致生掣肘故權宜速葬觀下書公如晉可見矣季氏私考謂以妾毋爲羣臣所輕蓋泥于左傳不殯于廟無襯不虞之說也毋以子貴豈以夫人禮卒葬而羣臣安得輕忽之耶

冬公如晉

按此必襄公爲晉會葬其毋定姒故往報謝耳非與晉謀合諸侯也

陳人圍頓

李廉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忿與鄭獲公子

變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
而不息非處巳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
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巳哉
逃歸之兆在此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按鄭公子發子產之父也鄭與魯雖係同姓之
國而乍晉乍楚叛服靡定故聘問不行今虎牢
之城實據楚鄭上游有扼吭拊背之勢而其謀
實出仲孫蔑鄭固有畏心焉且是時魯密于晉

楚弱于吳故欲修好望國以求堅附于中夏耳
觀鄭人侵蔡而獲子燮則背夷即華之志可知
豈其甫從盟約遂肆然以大國之禮倨加于魯
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按是時莒欲偪鄫鄫以魯爲婚姻之國且近又
屬鄫故世子特來求援魯衰弱不能自庇安能
庇人乃遣豹助巫以託于晉與莒同會于戚不
越兩載而卒爲莒滅是壓其亡也豈特望國之
羞抑亦伯主之恥耳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按晉楚爭衡權實在吳悼公將會吳于戚又慮吳子如前不至惟魯衛近吳故重勤二大夫先就吳子所在而告以會期可謂急于趨附矣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善道在今鳳陽府盱眙縣是時吳地未必至此乃吳子欲窺中原適在其地耳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按壬夫楚令尹貪帥師侵宋救鄭楚共王寵任

之臣也今以陳叛楚服晉由子辛侵欲之故遂
殺一上卿而不惜楚之欲圖中夏如此中國諸
侯可不爲之慮哉聖人葢深警之也說者乃謂
罪共王用刑失節則春秋之作乃夷狄刑賞之
書耶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按戚九年爲蒲之會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
大夫往會于鍾離三年荀會逆吳子盟鷄澤又
不至故今使魯衛先會善道以期吳子之來然

稱吳人亦但使微者來故不殊會其倨傲尊大可知矣此會序似不可曉如宋陳係帝王之後次霸主衛鄭曹皆姬姓故又次之齊世子光未嗣位列子爵之後吳初預會鄫以微弱居末易知也若滕以姬姓薛以伯爵俱序莒子邾子之下豈以滕薛久不親與盟會而然耶則陳鄭久背華即夷何遽使列于前耶乃知聖人之意政不必拘求于一字之間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按趙伯循孫明復俱曰不言諸侯魯戍之也夫魯之去陳千里而遥兵力亦非劾于宋衛諸國且晉與魯方親睦豈其會戚諸國俱不遣而獨遣魯耶况范文子既云有陳非吾事乃令魯以不勁之師助陳當虎狠之楚耶左傳原載諸侯戍陳春秋之意見晉不能修德服遠徒勤諸侯勞師遠戍故省文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按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代子辛爲令尹伐陳

以其從晉也晉悼卽合五國救之勤于義矣然

不能修德以固隣好服遠人徒事兵革以勤諸侯何益哉况楚共能懲貪子囊善謀國未可以威力勝也范文子預有喪陳之慮不三年陳侯果逃歸頁先見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曰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氏私考曰行父好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用智之深而謀身之密者邪

觀其黨仲遂之弑君傾歸父之用事而又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惡可知矣左氏盛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全與行父平生不類雖有之則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其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政焉其猶以功名終也宜哉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子匄嗣是爲孝公

夏宋華弱來奔

按據左傳樂轡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放肆禁庭

罪在樂轡何平公反逐弱耶借曰爲其勇力不足掌兵亦非可逐之罪也大抵華氏世掌兵權專擅縱恣素見嫉于諸族是時華元既卒華閱尚未爲右師而樂喜爲政則華衰樂盛必有不相能之勢轡之梏弱事或有之弱見陵侮遂慚媿而奔魯非見逐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按滕久不相朝近聞孟獻子當國晉與魯相睦凡會盟之事魯實輔之且會戚時滕以周室懿

親班次反居莒邾下不無疑懼故來朝以求庇耳

莒人滅鄫

按左傳言鄫恃賂而不言莒滅之故穀梁云立異姓以莅祭祀為滅亡之道但晉伯國也魯鄫姻也是時晉魯方親睦主盟豈有移人宗祀而伯主不問姻國不知者乎其事實無可據公羊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所出則所出者乃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甥也承祧主祭鄫不乏人何得言滅趙伯循云莒以兵破鄫立其

子使守之以為附庸則鄟已屬莒即穀梁之說也而昭公取鄟之時何不言伐莒取鄟耶竊謂滅之為言有自宗社丘墟言者有自子孫絕世言者莒之滅鄟必殘其宗社而未嘗殄滅其子孫魯史因鄟國一時殘破遂直書滅其後子孫歸國名姓不能自通遂失記之孔子修春秋在哀公之世事無考証亦仍舊文故滅鄟取鄟各不相蒙耳

冬叔孫豹如邾

季氏私考曰自晉悼始霸以來邾欲依魯晉兩

朝之且虛朾諸會無役不同仲孫蔑之所欲親
睦也故使叔孫豹往報朝焉高閌氏以爲無忘
舊好是也至謂四年有狐駘之戰而往聘修平
則過信左傳矣豈有邾莒伐鄫臧紇救鄫侵邾
敗於狐駘事關魯故而春秋可以不書者乎

季孫宿如晉

按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非也莒人滅鄫何關
于魯耶宿行父之子初嗣卿位欲值私交故父
死未朞即以吉禮奉使鄰國以見伯主三年喪
紀爲之蕩然孰謂周禮在魯乎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按齊國大兵强雄據一方故悼公會盟靈公俱不親赴但遣崔杼及世子光今伐萊獨親蒞行間其恥大陵弱之心居然可見矣且萊姜姓子爵而滅之是滅同姓也春秋滅同姓者例書名而此不名豈以東夷小國事在所畧乎

七年春郯子來朝

按郯自出伯姬後不通於魯况成七年郯畏伐而從吳魯又會晉伐之矣此何以來朝意仲孫蔑當國其賢聲義問有足以動之者乎不然者

未必不爲吳窺探中原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按三卜雖禮然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則過時不敬矣此仲孫蔑所以知有卜筮也惜乎魯郊禘之禮猶未能辨之耳

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

城費

按費季氏私邑也其地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界于邾莒僖公以輔立勳勞賜季友不過使爲食

邑而已然自季氏守此實爲要害之區行父雖專執國柄左氏盛稱其儉約則尚知忠于公室及宿嗣位即有異志于是因南遺之請而遂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以國事舉也既世其卿又授之邑則據叛之禍雖季氏之不忠豈非僖公自詒其戚乎然自南遺既城之後南蒯即繼爲費宰則不特季氏世卿陪臣亦世其邑矣恩寵一濫權柄漸移至于潰敗決裂而不可救藥有

國者柰何弗慎哉

秋季孫宿如衛

按行父卒于五年十二月計此時猶未及大祥宿于前年如晉今又如衛卽奉君命而行逆禮甚矣且經不言聘豈非交結外援之故耶左傳云報子叔之聘則是時仲孫蔑當國專意睦隣豈有七年而始報者乎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按孫林父衛之叛臣季孫宿亦懷異志其如衛時必假國事以結交故林父卽奉命來聘植黨營私也觀左氏載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雖

穆叔相禮欲其少安而林父竟無悛容則蔑踪
魯君之心見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
諸侯丙戌卒于鄵
按五年子囊伐陳范宣子即有喪陳之慮知晉
不能終庇陳也今子囊復用大衆以圍陳其勢
盛于伐矣而晉悼公遷延三月始會諸侯于鄬
實有緩師畏敵之心故不書救陳罪之也楚之
爭鄭急于陳而陳之從晉實始于鄭鄭伯雞澤之

會令圍陳而晉不能救此鄭伯髡頑所以憂疑
成疾而卒于鄵也子嘉嗣是爲簡公

陳侯逃歸

按陳成公之從晉非其本心實因鄭僖公同盟
雞澤而然今晉救遷延鄭伯憂死哀侯方失其
所恃而又聞公子黃之難遂倉惶失措而效匹
夫之行耳藉令晉悼能鼓舞諸侯勇往赴救則
鄭伯且未必憂死況二慶何敢通謀于楚以誘
其君乎春秋不獨罪哀侯亦以譏晉悼之不能
保有小國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按晉瀕東海晉界河汾地之相去千里而遙十二月公在會正月又如晉即車一停轍席不暇煖亦奔及往返意公在會時見楚之氣猖獗晉侯畏縮鄭侯憂死陳哀逃歸恐懼之心亦欲間道歸國又慮晉怒歸至中途旋復如晉者耶左傳云聽朝聘之數非事情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按陳蔡鄭比肩事楚陳之從晉鄭實先之楚欲

甘心于鄭久矣今又獲其與國大夫是速禍也
簡公初立子耳子國爲政何謀之不臧乎乃怒
子產之言異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按武子見襄公往來道途狐疑首鼠遂以會自
任一以見代主之勞亡以見奉晉之役寔招權
擅政樹黨求援此正假公濟私大姦作用處也
及觀左傳載晉命朝聘之數于諸侯鄭伯獻捷
于會夫陳侯受圍危如纍卵而晉方玩寇而黷
貨鄭且幸勝而獻功所謂安其危利其災者也

故觀邢丘之會而中國之勢日趨于荆楚吳越而卒不可返也何足怪哉

公至自晉

按觀此則季孫宿會晉侯時公豈已在歸途耶廢棄國事倏往倏歸臣代君行政權旁落魯之國事日非矣仲孫蔑賢大夫也豈不在其位故不謀其政耶

莒人伐我東鄙

按左傳云疆鄆田蓋鄆田與魯接境莒自滅鄫之後疆界未明故伐魯以正之則黠驁不恭大

奸齊盟矣魯嘗褒甘受而不報晉悼坐視而不討
莒衛小國且任其横行安能與楚爭鄭哉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按鄭人反覆往來于晉楚之間曾無信義且又
獲蔡燮以激楚怒其致伐宜矣晉悼公希爲盟
主旣不能與師往救及鄭來告乎又欲帥諸侯
以見于城下是使鄭進退維谷而益堅其從楚
之志也子展欲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將不
有愧子駟之言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按左氏云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夫修內攘外伯業自有次序莒以小國侵魯晉尚不能救乃欲攘楚以爭鄭乎范宣子有喪陳先見何不輔君修德懷遠乃欲承武子彤弓之命豈亦未審于晉楚弱强之勢文悼優劣之分耶

九年春宋災

按公穀皆云為王者之後記災非也蓋春秋之時王室不競夷狄交横中夏之國實有脣齒相依之勢休戚與共之情而魯為望國尤為諸侯

冠冕聖人深致意焉故以災來告者必書是寓

救災恤憐之意耳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按此宣公夫人穆姜襄公之祖毋也時方多故

會盟師旅興舉無時故急于襄事私考以爲成

公夫人無子故葬速非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按上言伐鄭下言同盟自是鄭伯與盟也伐時止許鄭成故未言盟既受成則盟故書同盟經文自有次序原與傳相合啖氏謂傳所載是晉鄭盟經所言是晉與諸國盟分析太過矣況戲是鄭地豈有十二諸侯在會而地主受成之後乃晏然高臥而不出者乎鄭伯既不在會則同事諸侯何必再盟又何以言同盟乎然晉悼不知慒修其德以爲招懷根本又不能修文公城

濮之戰以一矢相加于楚問其猾夏之罪而徒有事于鄭何益哉故子駟謂鄭雖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明以八年子囊伐鄭而晉不救之故也識者已知其無堅志矣若知武子欲三分四軍儻亦疲楚之計乎

楚子伐鄭

按觀此伐則知鄭同盟于戲矣夫鄭偪近楚不能自强晉伐從晉楚伐從楚固無息肩之期謀國者欲以是庇民誤矣但晉悼公既欲得鄭及其見伐于楚又不能救何以禁鄭之復從楚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按季氏私考云柤古偪陽國地豈楚人蠶食上國巳跨有澧沛間之地耶則柤者乃楚據中國之肘掖亦吳人入楚之要路也故吳欲窺楚必入于柤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懼吳有異志則楚無擬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因吳子壽夢在柤遂率諸侯往會之將以牽制楚而遏其北爭之勢也但吳威力强盛其處心積慮豈在楚人下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按偪陽妘姓小國子爵水經註曰柤水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杜元凱既謂柤是楚地則偪陽必素服于楚者是時晉與吳會欲絕楚北侵之路故遂乘勢以滅之偪陽滅則楚之界益南徙而徐沛間楚亦不便于出沒矣此亦制楚一策也故書曰遂或謂閉道不與吳通中國諸侯欲爲吳甘心則偪陽在柤水東北去豐沛甚遠非吳入中國處且晉悼雖傾心向吳何便至此哉

公至自會

按柤之會意在覲壽夢未必為偪陽而行故不致戚而至會或謂戚偪陽魯所恥言者非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按九年晉率十一諸侯伐鄭今楚鄭止報宋何哉蓋鄭宋皆中國屏蔽故鄭服楚晉必爭之楚圖夏必先侵宋相持之勢也不言勝負者是時宋樂喜以賢臣當國故其謀定于先禦備于預完壁以守不與交鋒耳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孫蒯獲皇耳于犬丘經皆

不書未足信也

晉師伐秦

按是時秦景公南向交楚又以其妹爲共王夫人晉悼公方用兵與楚爭鄭恐秦爲楚出師以議已後故先爲此伐但秦之兵力不弱于楚秦之仇晉實深于楚欲寢其謀而反以師伐之是激其蓄憤之心而動其掎角之謀也季氏攻心之說豈知兵家之術哉

秋莒人伐我東鄙

按莒屢同晉盟八年伐我東鄙而晉悼不討魯

襄不報會戲會柤恬不爲怪莒復何憚哉故此
復有東鄙之伐而下即書公會晉侯莒子伐鄭
深譏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按晉悼主盟信義不孚于與國此會疎失尤多
世子位在人臣而遽列于二伯之上則序爵之
禮廢莒人背盟侵魯而得與于伐鄭之會則討
罪之權廢如此舉動即在會諸侯且將解體乃
欲舉楚爭鄭安能服其心耶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季氏私考曰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竊謂如左氏說則衆亂擅殺當書鄭人殺其大夫矣今書曰盜殺於戍鄭虎牢之上而戍鄭虎牢又蒙上諸侯伐鄭之文則似晉掩殺之是刺客之事也不稱大夫外他國大夫之辭也與桓六年陳佗同

按彭山之說甚善但鄭非小國時方背晉從楚

隄防必愼豈有一朝刺殺三卿而舉國不知慢然不爲索客者乎竊謂鄭之堅于從楚其謀皆出子駟而發輙則惟騑是從者觀子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及神明不蠲要盟之語所以拒子孔子蟜子展者堅矣是不惟爲中國罪人而鄭之君臣上下從晉則受楚伐從楚則受晉伐疲于奔命必且恨入骨髓况是時十二國之兵壓境惶懼不知所出故謀殺三人冀晉聞而緩兵因得從容爲背楚即晉之計耳觀下不言圍戰而言戍晉實按兵不動以待鄭之歸附也陰謀

晧殺故稱盜不稱大夫則張洽氏以爲從夷之人良是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按虎牢本鄭地自二年晉會諸侯于戚而城之專以偪鄭鄭既從會雞澤乃復與鄭鄭得虎牢之後子駟主謀從楚則負固不服而晉患之矣今盜殺三卿國內擾亂晉遂乘間駐師戍守以偪之鄭服則斷荆楚之路爲鄭屏蔽鄭貳則扼其要以制其肩脊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亦一善策也故子囊救鄭晉不與戰而楚師

自退非以制勝之要在我乎胡氏謂城不毀鄭者責在鄭戍繫鄭者罪諸侯不以義服書救者許楚皆非經旨

公至自伐鄭

按以伐鄭至者以戍虎牢得制鄭之策爲有功也故襄公飲至焉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季氏私考曰魯千乘之國也而有百乘之家則孟子之所謂千取百焉者也竊意此特可言於當國大臣一人耳以其官盛務繁用度宜廣故

十分取一庶無困窮若其餘諸卿則事務漸少數宜有差不必皆百乘也觀未至於百乘之家已有馬乘之畜如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則固各有所入之賦矣不然則大國三卿魯至成襄時已備六卿如皆百乘則去六百乘矣公室之車餘幾哉且車乘之賦但賦其人千乘為人三萬則百乘為人三千計丁出役以備賓客將迎輿夫出入之需而已其車固通國所賦非就以為采地也苟有調發千乘同征而百乘豈私家所得專乎百乘且不可專而況并千乘而分有

之乎今作三軍盡以國之千乘分屬三桓則公賦亦仰給於私家矣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宜哉

按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魯侯國止有二軍宜二萬五千人出車三百三十乘史克頌僖公詩乃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已踰制僭分矣况成公作丘甲之後肇之役至于四卿並將則又不止于三軍之數可知但是時賦尚屬于公家而三軍之名亦未立也季孫宿欲三分公室遂

增立中軍而三家各有一軍左傳云三子各毀其乘采邑所出乃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則所分得者既是已有不必更立私乘故各毀之以足成三軍之數使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役謂供官力役則今之人丁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以驅民使盡歸己也孟氏使半為臣不論老弱公私各得其半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歸其父兄于公家也則是三家已實有魯國民皆不屬于公公賦亦仰給于私家而季氏所得較之兩家尤實盡錙銖矣故春秋前書城費此書作三軍明年書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所以深

著季氏之强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按魯郊本非其分况是時襄公懦弱三家僭竊自三軍作而魯國之民不屬公家則周公伯禽之業澌滅幾盡在天之靈實有餘恫尚欲舉非禮之祀以勞民傷財乎穀梁子所謂不時非禮者亦淺之乎爲譏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按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於二竟唯强是從者子駟也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者子展

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於從晉然觀左傳所載則子展所見者晉楚之力耳謂兩强則爭爭則難於兩與一弱則吾與固故侵宋以致諸侯之救從楚以激晉師之怒此其計亦甚拙矣苟能一於信義以從中夏致死不貳則以諸夏與國之多信好之重保鄭却楚有餘力乃黷武勞人冀小定而僅給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按宋方受侵晉不暇救而即伐鄭子展所謂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者也但是時楚氛稍息鄭欲來附何不修一文告之辭召之使來合十二諸侯同立盟好縱未能連師聲討以修城濮之業而堅壁虎牢輔車相倚聲言伐楚亦足以寒荆蠻之膽而安鄭人之心矣乃倉卒伐鄭疲民以逞是不惟子展拙謀而晉亦爲兒戲卒之伯業無成也宜哉齊世子光自十年十一年之會俱序曹伯後滕薛上者晉以齊國强大靈公不肯親與盟會故尊世子以悅其意蓋有歆動之意焉非謂先至而然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按同盟者以鄭伯在會與盟而言也杜氏云亳城鄭地則豈有地主不與盟而可言同者乎季氏私考謂亳北之盟鄭本不至引晀叔佐之說爲証蓋彼泥于左氏七姓十二國之言耳不知晉爲盟主但以諸侯受盟者言故曰十二國又此時諸侯一心所慮畔盟者唯鄭故以十二國明神震懾之實非以鄭不在盟也况左氏既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又云諸侯道敝而無成其言自相矛盾類如此安得

據傳以疑經乎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按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此子展所謂楚師至吾又從之以怒晉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按左傳云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此子展所謂晉怒甚而驟來楚將不能

吾乃固與晉者也以其觀兵東門鄭即行成就會故但會而不盟蕭魚鄭地自此會後楚亦不復爭鄭傳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也晉悼之有聲于再伯庶幾恃此會乎先儒云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至以子囊之言爲証夫子囊之所以賛晉者大要在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然考當時所謂晉君類能而使卿士讓善競教者不過才術相高名位相序未聞有穆穆明明師師濟濟之風獨魏絳息民一請僅有補于國然亦非格心正事之

功招携懷遠之本安得遂謂之善乎大抵鄭人違年用兵利無所得食竭兵疲人知悔禍故堅于從晉而楚人亦疲于爭鄭思一息肩遂盟鄭而不與晉爭耳是悼公亦不可不謂之幸焉得駕文公而出其上哉

公至自會

季氏私考曰伐鄭而至會不以伐爲功以會爲喜也蓋蕭魚會而兵得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按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所以通命示整者也執

之則彼此情格勢禁無以爲聲援矣蓋虎牢在楚北鄭南今諸侯久戍其地寔阻絶其往來交搆之路而知武子又三分四軍更迭以疲楚則楚自知形勢不便兵力不支爭鄭無益故不勝憤怒執其行人由是三駕而不敢爭矣春秋書此亦以見晉悼之善制楚耳豈以行人不當執而責楚哉

冬秦人伐晉

按左氏載秦庶長鮑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汪氏云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左夫人于是爲楚伐

晉皆非也蓋秦倡伯西垂楚稱雄南服皆以戎夷猾夏而秦與晉又世爲仇敵去年詹帥師與子囊伐宋實相爲犄角冀得志于中國不謂鄭創艾服晉楚亦退避不爭則晉伯功成秦人勢孤恐晉乘勝移兵聲討遂出其不意先爲必勝以制人耳然晉師敗積而經不書者楚方避晉中夏氣伸聖人不欲驕秦以抑晉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終